

花落的声音

□杨予希

我家院里种着几株山茶花，从隆冬开到了初春。

花儿开得热烈，株株怒放，仿佛永远不知疲倦。每至日暮，夕阳浸润了那灼灼的红色，微风一吹，便可掀起一阵汹涌瑰丽的海浪。夜间，我常常独坐窗前，借着月光观赏窗外的花。

深夜的月亮白得令人心慌，那抹白无情地打磨着欲燃的花瓣，直至透出焦黄。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朵花落地。在静默的夜里，这细微的声响格外沉重，像一只濒死的蝴蝶，越过层叠的枝叶，不顾一切地撞向斑驳的玻璃窗，震撼着我的耳膜。

那刻，我的心脏好似也是悬在枝头，随着重力下坠，只要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悄无声息地沉寂在夜里，无论它们怎样热烈地盛开过，最后都会带着孤独离去。也许等到晨光熹微，有人注意到这一地残红，会感叹一句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的伤感，却不会在意它们捱过了一个凛冬，度过了无数寂寞清冷的黑夜的孤寂。

我抱膝坐在窗前，如同一块凝视时间的顽石，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
小时候，每次融入同学间的吵闹，共同分享喜怒哀乐，我都能感到一丝没被冷落的庆幸。人们被世俗的浪潮裹挟着不断前行，难免不甘寂寞，也不

甘平庸。随时可能被时代抛弃的焦虑如影随形，使得孤独变得难以启齿。

我总想将自己塞进汹涌的人潮，即使空气再怎么拥挤压抑，也好过一个人在孤独的边缘徘徊。但当我置身于人群中时，却发现自己尤为孤独。久而久之，人群的喧嚣全然盖过内心的声音，我才惊觉，原来“孤独不能以人与人的空间距离来度量”，我们始终要以倾听者的姿态聆听心灵之声。

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孤独。人们曾赋予孤独很多含义，它可以是觥筹交错后的曲终人散，可以是“终不似少年游”的物是人非，抑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平淡无味。但孤独并不是坏事，周国平曾说：“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。”我们应有勇气正视孤独，在生活的罅隙中重新认识自己，才能破茧成蝶。

那年高考后，我决定独自踏上旅行的列车。我把脸贴近车窗，望着窗外草木山峦汇成绵延不断的绿意，遥远的山巅残留着夕阳的余晖，暮色的碎影透过车窗，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平静。

我的目的地是海边的一个小镇，那里有咸湿的空气，有攀登礁石的浪花，有一场独属于我的盛大庆典。目光随着无垠的海面，蔓延至天际，望着那升

起的月亮吞没海浪，天地间仿佛只剩我一人，静观海水涨落，就像是观赏生命的潮汐。

人们常说，成长的代价是孤独，孤独就意味着失去，果真如此吗？平日里，我们叫嚣着勇敢，而勇敢的前提，是要接受自己的孤独。在人生浪潮来临时，有太多人选择放任自我，随波逐流，而不是在独立思考后，沉淀杂质，独善其身。

孤独不是在静默中停滞不前，也不是与世隔绝，而是与心灵的坦诚相待，是“心远地自偏”的觉悟。学会接受孤独，是不管现实的波澜如何荡漾，人生的波涛如何汹涌，我都能在其中岿然不动。

飘远的思绪回笼，已是夜深露重。望着满地落红，心头忽然涌起一阵释然。

人生能有几回这样悉心聆听花落时刻？繁花落尽，寒夜孤寂，我却悠然自得，独享这份寂静。盛世繁华，能有这一时的宁静已是不易，又何必惧怕这份孤独呢？何况，世间的孤独千姿百态，它是归隐者戴月荷锄归时沾湿的衣袂，或是逆行者踽踽独行的背影；是孤灯寥火下的奋笔疾书，是夜长梦短彷徨时的思索……这饱满而深刻的孤独，会是我们人生路上一颗亘古不息的明星。

“啪”，你听，那是花落的声音。

桂花飘香

□何一东

秋风轻拂，有点薄凉之意。行经小区花园旁，突然嗅到一阵阵清香，特别好闻。上下左右张望，蓦然发现，右边两三米处有一棵不大的桂花树，星星点点开花了。香气，就是从那里传来的。

每年中秋时节，桂花是“标配”。“绿云剪叶，低护黄金屑。占断花中声誉，香与韵、两清洁……试看仙衣犹带，金庭露、玉阶月。”桂花怎知世间事，只是随着季节的步伐，兀自绽放美丽，吐露芳香。

去年中秋时节，离家不远一段靠锦江边的路上，几棵桂花树开满一簇簇黄灿灿的桂花，香气四溢、沁人心脾。我每次经过树下，总忍不住停留一下，闭上眼，深呼吸，把这可人的香吸入五脏六腑。

一次傍晚下班，经过桂花树，看见一位姑娘拿着一个小纸袋，蹲在树下捡拾桂花。这场面很有诗情画意，我掏出手机，准备拍照。姑娘一边捡，一边很享受地嗅着，完全没注意到有人想“抓拍”。

姑娘抬起头看见了我，不知是不是我的表情有异，姑娘莞尔一笑。我被她的笑所鼓励，问道：“小妹，这桂花

好香，你捡来做啥？”

姑娘直了直腰说：“我最喜欢闻这个味道。捡来放在床头柜，晚上睡觉时安神。”我说：“树上还有好多，我帮你摇一下？”姑娘忙制止：“不行不行，树上的不能摇，大家都可以闻，我只捡落在地上的。”

我顿觉失言，有点尴尬。是啊，每逢桂花开放，总有一些人在树下铺上塑料布，猛摇或用竹竿猛击桂花，然后带回家自用。这种行为有损公德，遭人谴责，我怎么忘了？

姑娘站起身，拿着小纸袋看了看，摇了摇，灿然一笑：“够了，可以香几天了。你也喜欢桂花么？”我说：“喜欢呀，不仅香气好闻，桂花酒也好喝。”姑娘笑道：“一看你就是文雅的人。给你闻闻。”说着，她把小纸袋伸到我面前，一股浓香袭来，令人沉醉。姑娘朝我挥了挥手，说了声“再见”，离开了。身影虽远去，但那桂花的香却久久缭绕。

转眼又是一年，又是桂花飘香。不知去年那位捡拾桂花的姑娘，现在又在何方？会不会和我一样，又闻到了满街的桂花香？

蹉过时光的记忆

□周鸿

秋后的清晨，我拖着有些疲惫的身体，走进老屋。

院内秋风萧瑟，杂草萎地。母亲走后，院落变得一片狼藉，我不禁一阵心酸。脑海浮现孩童的欢呼，熟悉的邻居，还有握不住的岁月。

老屋，少了嬉笑言欢，只有人去楼空的寂静。老屋院落宽敞，房间逼仄，每个故事至今依稀记得。

曾经，母亲是家的温暖，父亲是生活的依靠。如今，我也像父辈一样，讲述着人生道理，希望后人敢承担，懂感恩，知冷暖。

“时位之移人也。”初读不知句中意，再闻已是句中人。少年时，最好的玩伴是邻居小孩。每到黄昏，窗外童声嘈杂，我匆忙拔腿往外跑。大家坐在古巷石板上，隐在月色里，聊着茶余饭后的家常。

更多时，我在院子陪着母亲，无聊地寻找星光。一旁的芭蕉叶相互交叠，在风中欢呼。蚊子不甘寂寞，跟着一起喧闹。母亲边与邻居聊着家长里短，边不时用蒲扇驱赶着蚊虫。

那时的夜，在记忆里是香甜的。白天玩累的我，常觉眼皮沉重，很快就沉睡过去。

儿时的我，被人欺负，回家只字不提。7岁那年，么姐带我去离家不远处偷橙子。

回到家，母亲闻到橙子的味道，把我打个半死。母亲摸着我身上竹鞭留下的伤痕，心疼得哭了一夜。

邻居家，中堂的玻璃柜上摆着花瓶，插满干枝，墙壁上挂着鸡毛掸子。有时，塑料盘上还有几个皱皮的橘子，让人惋惜。更耀眼的是，斑驳桌面放着的电视机。

晚上，么姐带上我，厚着脸皮敲开堂叔家的门去蹭电视看，我往往熬到犯困，才猛然惊醒。有时，见大婶合衣侧卧，堂叔在椅上打盹，我们才悄悄地关了电视，轻轻地关门回家。

后来，父母带着我们告别了老屋迁居他处。从那时起，老家成了我思念的地方。门前的老树，长满荒草的院落，成了回不去的故乡。在黑夜的梦里，我闻到柴火烧糊茄子的香味，看见慈母望向我远离的方向，又怅然若失地转身回家。远山的夕阳，斜照在母亲瘦弱的身上，满头的银丝，在期望中闪着光。

如今，我站在城市边缘，努力地融入城市，买房、买车。但总在夜深人静时，梦回老屋，寻找那束最亮的星光。

岁月斑驳了我的流年，侵蚀着我的容颜。往事渐渐远去，游子的心思，仍系在故土的村口。老屋，成了我心灵的归宿。

罗浮山(组章)

□崔加荣

一

一个眼神，便可以触及内心。

位于广东惠州的罗浮山不用眼神做载体，它一直试图掩饰高度。不见悬崖，没有深涧，只有草木蓁蓁，流水潺潺，钟声悠远，烟火缭绕。

黄龙观静幽。融入山林的一切，或百草，或鸟兽，都可以擦肩而过，同林而居。华首寺伟岸。鸟鸣和水声，都是罗浮山的偈语。

罗浮山是一个高人，从未想以高度示人。

飞云顶沉默不语，任群山伴身，白云拂面。它不畏雷电，无惧风雨。正是经历了燕山运动的挤压和扭曲，才有了今天的高度。

二

走进罗浮山，无须洗手，无须净心，只需要携带放松的脚步。

罗浮山是亲和的山，用并不陡峭的山路迎客，用涓涓流水洗心，用满地落英安神。

在山里，为食物奔波的鸟儿依然歌唱，受岩石挤压的树木顽强生长。衣食无忧的人又何苦日日烦恼？

低头，见水，罗水在东，浮水在西。无缘相会，却能听到彼此流动的声音，默默相守，不必相交，或许也是一种爱的方式。

水面上的落叶、花瓣，都是

生命和爱的痕迹。它们随罗水穿山而下，任凭流浪，不管身后。

罗浮山的静，不消极，不拘谨，自由，放松。静里见动，静里现初心。

三

入山，不是躲避，是朝着生命的更深处行走。

罗浮山里的生灵，或高耸入云，或低于尘埃，可翱翔碧空，可掩于土层。它们是积极的、乐观的，虽隐于山林，低调而又顽强，隐居而不颓废。

三月，春晖璀璨，高山杜鹃开得热烈、高雅，摄人心扉。依坡而生的稔花偷得半枝春色，用大粉和淡紫媲美杜鹃。

六月，骄阳似火，白兰花香溢白莲湖。风及之处，细条的花瓣散飞，落于溪水，白鹭惊飞；落于湖面，锦鲤翻腾。

九月的夜晚，百鸟归林，万籁俱寂。天上的星星虽无语，但它一定懂得人间爱恋。点点星光是跳跃的生命，清水湖里有它们穿越凡尘的影子。

月光婆娑，秋虫唧唧。湖边，情侣牵手而行。有夜风，有虫吟，漫步的独行者，一定不会寂寞。

生命因山林而静，山林因生命而美。若一个人在罗浮山，在山水之间，你一定想有一个人牵手，与罗浮山共此良宵。

四

踏遍罗浮山，不见神仙，却掉进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网。踏遍罗浮山，找不到它的眼睛，却发现了它蕴藏的思想。

葛洪博物馆里，葛洪是塑像，是书籍，是静止的故事。门前的青蒿和树顶上攀援的鸡血藤，令我闻到炼丹的药味。

步先人后尘，踏入朱明洞。洞中有洞，深邃曲折。汉代真人在此修炼，我只能到此暂避纷扰。历史是进？是退？我无从得知。

秋风起，落叶飞。会仙桥上的翩翩红裙，已非戏弄苏轼的何仙姑，也不见丢出拐杖的铁拐李。面对何仙姑，苏轼起爱慕之心，仙姑有戏弄之诗，铁拐李有友善之举。

人世间何尝不是如此，爱慕和友情，从不会因时间的流失而褪色，没人能逃过风花雪月和恩怨情仇。

临湖而立，鸟语花香，凉风飒爽，心神恍惚。只要心存美好，走进罗浮山的人，哪个不是神仙呢？

五

美，可以蔓延，可以共鸣。

在梦里，我轻轻呼唤罗浮山。我听到了惠州罗浮山的应答，也听到了四川绵阳罗浮山的附和。